

言數窮故楊墨為假絕情性之首也夫形性之有餘不足皆非至正之道以所稟正性而能自正者謂之正正若彼彼從已役已從彼皆失其性命之情矣合不為駢枝不為跛相忘形骸也鶴脰不漸危脰不續無所去憂而憂自去也

庸齋口義云五色文章古者以養目而莊子以為亂淫即老子五色令人目盲之意離朱用明者也若以為非乎而用明之人則以為是矣多於聰者亦然德性本靜而強於為仁是揮德塞性使天下黃惑鼓動以奉難行之法也多言而無味者比之累瓦結繩竄改言句以為辯故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也敝跬勞跛也其言無用而稱譽自喜徒自勞苦也以爲非乎則楊墨之徒以為是矣多駢旁枝言皆餘賸之事非至正也至正猶云自然而不失性命之實理故合不為駢枝不為跛長不為有餘短不為不足此數句即大秋毫小太山之義跛起也有所跛則不平貼自在矣危鶴

短長出於本然之性性之所安無憂可去也仁人何其多憂一句堯舜孔孟皆在其中

此段發明前意謂人各有正性性各有良能各有分毫一毫不可強跛故慕離朱者喪其明希師曠者損其聰習曾史者過於仁學楊墨者僻於辯此皆以不足企有餘等而上之攀援無極非天下之至正也彼至正者盡性命之情而無所企羨人安其分物得其宜合不為駢枝不為跛長短各適而無有餘不足之累世間憂患不待去而自去矣是謂盡己之性而後盡物之性然則全物之樂所以全己之樂也歟竊詳經文索元當是累九彼正正者宜照上文作至正不為跛當作跛皆傳寫之誤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四 五十四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外篇駢拇第二

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斷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饜富貴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累也且夫待鈞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喻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繩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繩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惑也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挽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

與

郭象註仁義自是人之情性俱當任之怨
 仁義非人情而憂之者可謂多憂也駢於
 拇者謂不足故注而決之枝於手者謂有
 餘故啼而亂之如是則羣品萬殊無釋憂
 之地矣惟各安天性曲成而無傷又何憂
 哉及兼愛之迹可尚天下之目亂矣以可
 尚之迹萬令有患而遂憂之比為陷人於
 難而後拯之然今世政以此為仁若無可
 尚之迹則人安其分豈有決已效彼以養
 竊非望哉夫物有常然任而不助則同然
 皆得而不自覺故與物無二而常全任道
 自得抱朴獨性連連假物無為其間也仁
 義連連祇足以感物使使其真耳東西易
 方於體未虧矜仁尚義夫其常然以之死
 地乃大惑也夫與物無傷非為仁也而仁
 迹行萬理皆當非為義也而義功見當而
 無傷非仁義之招而天下奔馳棄我徇彼
 所以失其常然故亂心不由於醜而常在
 美色掩世不由於惡而常在仁義則仁義

者挽天下之具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雖
 虞氏無易之之情而天下之性固已易矣
 呂註仁義列於五藏而大仁不仁至義不
 義美為而非人情乎惟其為之太過而不
 由道德之正是以意其非人情彼仁人多
 憂則為之太過者也夫駢枝之於手足或
 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至於去之而憂則
 一今世之仁人萬目而憂世則有餘於數
 之類決性命而養富貴則不足於數之類
 然莫知其非性命之情而守之則決之而
 泣亂之而啼之類也夫待規繩而正膠漆
 而固者是削性侵德失其常然常然者不
 事乎規繩膠漆而自然正固不知所以生
 不知所以得古而不弊今而不新此所謂
 常然而道德之正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
 膠漆繩索而遊於其間而使天下惑耶易
 方則以東為西易性則以無為有人生而
 靜招仁義以挽之是以仁義易其性也
 疑獨註仁義本於人之情性今且摺德塞
 性以為仁義非出自自然故莊子意其非人

情不然則彼曾史之為仁何其多憂也古
 人所以行仁義者自其本性而充之後世
 乃徇仁義之迹入人為之偽故但見其多
 憂耳苟不以天道任之則以駢枝為人道
 之患欲傷而去之所以啼泣憂悲也蓋以
 駢枝譬仁義信能冥其本乎自然則與道
 德同體而不可去不能如是而徒徇其迹
 人見其迹則思去之此所以為憂也今世
 之仁人萬目而憂世心憂則目為之亂也
 凡物任其自然則安傷其性命則憂駢枝
 亦性之自然今欲決亂而去之猶仁人憂
 世患而欲救之徒益其憂耳不仁之人決
 裂其性命之情以養富貴良由仁義之迹
 故得緣而為偽是以疑仁義非人情也自
 三代以下撲散而不可復何其囂囂也夫
 待鈞繩規矩而正非自然之正曰削其性
 待繩約膠漆而固非自然之固曰侵其德
 屈折者禮樂之末喻者仁義之迹以此
 慰天下之心是失其常然也天下之常然
 豈有所待而為正固哉不知所以生而自

生不知所以得而自得故能合古今養生
死物不能傷而無虧矣則仁義之迹又何
必連連相續如膠漆繩索而遊乎道德之
間哉此言曾史之徒不能無心以遊道德
反為仁義束縛而不能解何天下之人競

慕仁義之名而惑亂其心也易方猶易以
悟易性則迷而不返此小大之辨也曾史
襲仁義之迹故可非之有虞氏之仁義充
其性者也而莊子非之何耶蓋責其所始
不得不然且先王之於仁義將以成民性
而復於道也後世因其所陳之緒餘而專
嚴其迹以為天命之至盡在此矣操所以
成性之迹遂以為性豈能使棄其名而樂
其實哉所非者虞氏之迹所存者虞氏之
心經曰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此取其存
心也

碧虛註利揉成就削性者也牽合附會侵
德者也此皆失其常然夫蓬麻曲直孰為
鈎絕珠玉圓方孰為規矩松栢女蘿孰為
膠漆連理合穗孰為繩索物材天性皆由

自然故誘然皆生同然皆得古今若一無
興廢也合道德而趨仁義是為易方徇利
名而殘生是為易性自有虞氏舉賢流凶
招呼仁義以挽天下天下莫不奔趨喪命
者由是夸歧以致惑易也

腐齋口義云駢枝雖為手足之病而不可
強去強去則為憂苦矣高目者半閉其目
目睫茸茸然有獨坐憂愁之意憂世自勞
會繁當貴此皆自苦故並言之又歎仁義
非人情乎言其非出於本然自三代而下
此說盛行何其嘈雜耶夫性德出於自然
非人力所為若必待修為而後正則是自
戕賊矣鈎繩繩約膠漆皆修為之譬故屈
折响喻以慰天下皆失其常然而曲直方
圓不用人力則為正理誘與秀同秀然而
生者孰生之物之所同者孰與之不知其
所生不知其所得故古今若一無加損也
連連不已貌膠漆自固繩索自拘也離性
以為仁義為之不已則泥執固東何以遊
於道德之間徒以惑天下也小惑則四方

易位大惑則易天地之性矣立仁義之名
以挽天下天下為其所使而奔趨之知仁
義而不知道德是以外物易其性也
仁義出於情性非其人者偽之駢枝出
於形體累於形者惡之南華為見世之

尚仁義者舍己以效人徇迹而忘本故
歎仁義其非人情乎謂矯性而為之不
出於安行是挽天下之患為己憂者也
恐天下之不理乃奔馳以救之而猶不
勝也滿目以憂焦心以慮豈非決駢齧
枝之謂歟彼不仁之人決性命而不顧
繁富貴而不上及其禍發必剋則人貨
俱亡而後已耳蓋仁有性之之真必有
假之之偽惡夫假禽貪者器以虐天下
之民故重歎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
而下為仁義者何其器器浮薄耶夫物
之本性正固出乎自然有待而正則非
至正有待而固則非真固是則削性侵
德失其常然無異乎手足之有駢枝也
夫常然者其為曲直方圓不待乎鈎繩

而後正則非至正有待而固則非真固是則削性侵
德失其常然無異乎手足之有駢枝也
夫常然者其為曲直方圓不待乎鈎繩

而後正則非至正有待而固則非真固是則削性侵
德失其常然無異乎手足之有駢枝也
夫常然者其為曲直方圓不待乎鈎繩

規矩也。自生自得，不知古今之殊，成虧之異，道德混成，仁義為無用矣。又何必膠固其迹，以惑天下哉！小惑易方，東西錯位，未甚害事也。太惑易性，則失其常然。叛道背德，為害有不可勝言者。然其

病源浸淫已久，自有虞氏招仁義以挽天下，舉以仁義，易其自然之性，性不真而仁義亦偽矣。天下猶奔命而從之，安於失性而不悟，此真人之所哀也。

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徇利，士則以身徇名，大夫則以身徇家，聖人則以身徇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徇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與穀，則挾筴讀書，問穀，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莫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徇也。彼其所徇，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徇，貨財也，則俗

謂之小人。其徇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

郭註：三代以上，實有無為之迹，故為有為者所尚。高之則失其自然，雖聖人有不得已，或以癡癡之事，易無拱之性者，夫鶻居而穀食鳥行，而無章者，亦何性而不徇？故與世常冥，唯變所適，其迹亦徇世之迹也。所過者或時有癡癡，禿脰之變，其迹則傷世之迹也。然揮斤八極，而神氣不變，手足癡癡而居形不擾，則其徇哉無徇也。乃不徇其所徇，而迹則與世同徇也。天下所惜者，生今徇之太甚，俱殘其生，則所徇是非不足復論矣。生異為殘性，異為易，皆由高尚去甚，反冥我極，堯桀均於自得，君子小人異辨哉。

呂註：神降而為聖王，則聖之外也。自三代以下，一見聖王之迹，而其所以為神者，隱而不見矣。如禹之胼胝湯武之征伐，雖出

於不得已，而其迹則不免於徇天下之弊也。莊子欲絕其迹，而反於神天之本宗，則其論聖人固宜如此。非小之也，男婚婦為臧穀，則良家子牧羊，以喻守志守意，乃所以養心也。挾筴讀書，則無不善而不免與不善匹博塞以遊，則放逸無良，而其所出則良也。二者皆害於守志，雖事業不同，忘羊均也。伯夷死名，則挾筴而亡羊之譬，盜跖死利，則博塞而亡羊之譬，所死不同，殘生傷性均也。此為道者所以責乎兩忘而化其道，且天下盡徇也。所徇仁義，則不知身之親於名也。所徇貨財，則不知身之多於貨，其徇一也。而有君子有小人焉，其殘生傷性，則盜跖亦伯夷，不知得之病於亡則均也。

疑獨註：伯夷為清之名，而身死焉。盜跖為貪之利，而身死焉。二人皆未知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而所逐者，惟外之塵垢，執糠耳。夫首陽之名長在，而伯夷之身孰存，東陵之貨常積，而盜跖之魄孰有，故曰其

於殘生傷性均也如是則伯夷奚必是盜
 跖奚必非此道之所以一也伯夷聖之清
 莊子深詆之者以其迹見於世而與盜跖
 為對故言此以矯當時襲伯夷之弊以刻
 意尚行者也其名雖與盜跖為對而神與
 孔子同遊學者不可不知也夫天下盡徇
 苟不徇仁義以求名則必徇貨財以適欲
 天下之大致不離乎利名之間所徇仁義
 則世俗謂之君子而不知己為天之小人
 所徇貨財則世俗謂之小人而不知與世
 所謂君子者均矣徇仁義者損其分而益
 其性徇貨財者損其性而益其分皆能安
 其性命之情則天之君子非俗之君子俗
 之小人經所謂人之小人是也
 詳道註三代而上天下以仁義易其性三
 代而下天下以物易其性世愈久撲愈散
 矣伯夷死名益不能弱其志盜跖死利益
 不能強其骨也賊者義之善殺者信之善
 男而婿婢曰臧女而婦奴曰殺男者義女
 責信故也羊之為物羣而不黨恭而有禮

其性未嘗不善也制字者以羊從言為善
 羊從大為美莊子以忘羊譬忘德宜矣臧
 殺之拘縱不同而均於亡羊夷跖之善惡
 不同而均於殘生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
 間哉
 碧虛註凡有迹者皆徇也名聲既彰迹不
 可逃矣臧殺亡羊小惑易方也夷跖殘生
 太惑易性也天下盡徇則盜跖亦伯夷矣
 又何君子小人之分哉
 腐齋云以天下國家與名利並言以小抑
 大以下抑高也此書之中大抵如此數子
 事業不同殘生則一請看博塞不同亡羊
 則均皆徇物之失也夫莊子豈不知夷跖
 之賢否其意主於譏君子故借小人以形
 之亦以下抑高之意
 上古淳朴民俗熙熙不待治而自治是
 以民安乎性分之自然君得以成端拱
 無為之化自三代而下以物易性逐偽
 喪真雖賢惡貴賤之不同各以所徇為
 是而非悟其遠於道也故其殘生傷性

無以異然後為民上者設為刑政賞罰
 以道之齊之勸之懲之上下俱備而姦
 詐生刑政賞罰有所不能制則民非其
 民國非其國矣此實原於上下交徇之
 過以致君民兩失喻以臧殺亡羊義甚
 切當且天下盡徇則俱失其本然之天
 而滯于一偏之見反指不徇者為非何
 君子小人之分哉夫伯夷之清盜跖之
 汙萬世之下昭若白黑漆園混而一之
 者以所徇而言舉不免乎有迹聖人猶
 不逃評議而況跖乎治道之在天下若
 權衡抑彼所以揚此其勢不得不然唯
 求其平而已使天下無徇而免殘生傷
 性之患則聖人盜跖固有間矣然其所
 以善所以惡又當超乎仁義聖知之外
 觀之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四